

论网络小说的叙事情境

欧阳友权, 汤小红

(中南大学文学院, 湖南长沙, 410083)

摘要: 在叙事学中, 叙事情境主要用来阐明叙事文本中叙述者与故事之间的种种复杂关系。网络小说作为一种新兴的叙事文学, 它的叙事情境有三个特点: 舍弃传统的第三人称叙事而主要采用第一人称; 抛开现代小说叙事偏好的内聚焦和外聚焦模式而采用零聚焦; 运用讲述的叙事方式。

关键词: 网络小说; 叙事情境; 叙事人称; 叙事聚焦; 叙事方式

中图分类号: I0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2-3104(2006)04-0400-04

叙事情境是叙事学中一个重要概念, 常用来阐明叙事文本中叙述者与故事之间的种种复杂关系。传统叙事理论认为, 构成叙事情境的要素有三项: 叙事人称、叙事聚焦、叙事方式。其中, 叙事人称是由叙述者与小说虚构世界的关系构成的, 叙事聚焦是由叙述视角与故事之间的关系构成的, 叙事方式是回答“究竟谁在叙述”问题的。网络小说作为一种新兴的叙事文学, 由于它创作的特殊性, 它在叙事情境上独具特色; 反过来, 因为采用了不同于以往的人称、聚焦和叙事方式, 网络小说在叙事上呈现出独特的艺术魅力。在本文中, 我们就来探讨网络小说叙事情境的特色。

一、第一人称为主的叙事人称

叙事时叙述者作为故事中的一个人物出现, 这种叙事是第一人称叙事。传统观念认为, 第一人称叙事在本质特征上是有限的, 叙述的材料限于叙事人所知道、所经历、所推断以及与其他人物交流所发现的范围, 他不知道别的人物的想法和感觉, 所能提供的仅为对他们语言和行为的阐释。很多人因此认为运用第一人称叙事远不如第三人称叙事方便, 传统作家在进行创作时, 往往喜爱采用第三人称而舍弃第一人称, 如中国古典小说就习惯采用第三人称叙事。

网络小说创作主要采用的叙事人称却是第一人称叙事。网络上最有影响力的作品往往都是运用第

一人称叙事。如蔡智恒的《第一次的亲密接触》, 宁财神的《缘分的天空》《假装纯情》, 李寻欢的《迷失在网络与现实之间的爱情》《一线情缘》《边缘游戏》, 邢育森的《活得像个人样》, 安妮宝贝的《八月未央》《彼岸花》, 慕容雪村的《成都, 今夜请将我遗忘》等, 都使用的第一人称。在这些网络小说中, 叙述者都是故事中的一个人物, 并且往往就是作品中的主人公, 作品叙述的内容都是讲述“我”的生活、“我”的经历、“我”的情感、“我”的故事。蔡智恒的《第一次的亲密接触》里记述了“我”(痞子蔡)与“轻舞飞扬”的一段凄惨缠绵的爱情悲剧。《迷失在网络与现实之间的爱情》写“我”(乔峰)与风影的一段恋爱。原本在网上很美的一段感情, 在“生活之网”“命运之网”中却显得苍白而无力, 最后, 风影选择痛苦地离去, 留下一段遗憾与悲怆。《活得像个人样》叙述“我”(天灰)灰暗的人生。事业上不得意, “老板是个典型的资产阶级, 把我剥削得只剩一张皮了, 最可恨的就是把我痛苦的权利也都剥夺了, 只给我留下忍耐和麻木”, 整天浑浑噩噩, “网络就是我最后的家园”; 爱情不可靠, 虽然“我”有很多女友, 像小勾子、“国产爱情”等等, 但是与这些人交往仅仅是为了打发时间。现实生活中有一个真正爱“我”的“碎碎”, “我”却不忍伤害她而最终放弃了她。最后, “我”一无所有, “看到门在我眼前缓缓合拢, 我又感觉它是在我的身后轻轻的关上”。

第一人称叙事能够得到网络小说作家们的青睐, 主要是它符合网络小说创作的特点。第一人称

叙事对网络小说创作有两个功能。

第一,有助于直接抒发内心的感受。与传统的纸笔创作相比,网络写作更注重真情流露、真实表达,创作者往往是不加修饰地用匿名方式表达“真我”。因而,网络小说多是表达真情实感的内心情怀。网络写手为排遣内心的孤独与苦闷,很多人选择了网络这个自由的场所作为他们宣泄与释愤的工具,这样,第一人称叙事就成了他们理所当然的选择。运用第一人称叙事,可以直接把自己的内心感受抒发出来,“我”的愤怒、“我”的无奈、“我”的彷徨等等,统统可以发泄出来。像邢育森的《柔人》中“我”对老同学大蒲倾谈中的一段话,宣泄了个人面对现实的无奈。这样的感受,假如换用第三人称叙事,将难以充分表情达意,只有用第一人称叙事真实地揭露人物的内心世界,才能引起读者的共鸣与思考。

第二,有助于作者与读者的交流。网络媒体具有很强的交互性,网络作家除了用文字直接抒发内心的感受之外,还期待能与读者进行直接的交流。第一人称的叙事方式恰好能够满足这一期待。因为在第三人称叙事中,叙述接受者有观看一切的权利,却无须尽任何义务。而在第一人称叙事中,叙述接受者却必须面对一个身为故事中的主角或配角的叙述者,叙述接受者与故事之间的距离因而被大大缩短,他不再是一个纯粹的旁观者而是成为文本中某个人物倾诉的对象,这使叙述接受者承担了倾听和理解的义务,或者说被强加以这种义务,这就使作者想与读者交流的愿望成为可能。由于读者通过“我”的叙述,很自然地进入了人物的内心世界,直接深刻地体会到“我”内心的苦乐悲欢与生死恩仇。不自觉地,将读者拉入到文章当中,让读者参与、思考,并且深陷其中,这是除了第一人称叙事之外其他叙事无法企及的效果。

二、零聚焦叙事模式

根据普林斯在《叙事学辞典》中所下的定义,所谓聚焦是指“描绘叙事情景和事件的特定角度,反映这些情景和事件的感性和观念立场”^{[1](31)}。热奈特在他的《叙述话语》中将聚焦分为三种模式:1)“零聚焦”或“无聚焦”,即无固定视角的全知叙述,它的特

点是叙述者说出来的比任何一个人物知道的都多,可用“叙述者 > 人物”这一公式来表示。2)“内聚焦”,其特点为叙述者仅说出某个人物知道的情况,可用“叙述者 = 人物”这一公式来表示。3)“外聚焦”,其特点是叙述者所说的比人物所知的少,可用“叙述者 < 人物”这一公式来表示。虽然在传统小说创作史上,作家大多采用全知叙述的零聚焦,但是自19世纪福楼拜创作《包法利夫人》以来,现代小说家们开创了另一个叙事传统,就是采用限知叙事的内聚焦或外聚焦,作家们“自我引退,放弃了直接介入的特权,退到舞台侧翼,让他的人物在舞台上决定自己的命运”。^{[2](9)}网络小说作为一种最新型的小说样式,采用的聚焦模式却是最传统的零聚焦,在现代小说中却也独树一帜。

我们来看一段引文。

伊展获走了,伊女又回屋躺到了床榻上,瞪着眼睛东想西想来:过去,我们老展在台上的时候,家里是很热闹的,下属联络感情的、求情走后门的、同事替他人说情的,人来人往,络绎不绝,把门槛都要踢断了。我们老展这个人就是一根筋,事事处处都讲原则,也不考虑给自己退下来留一条后路,把人都得罪干净了;现在倒好,再也没有人来了,除了大门口的鸟雀儿一天到晚叽叽喳喳的,连人声都听不到。只不过热闹有热闹的好处,人家围着你转,你的感觉没法不好。但热闹也有热闹的不好。……想到这儿,伊女便安然了,一个呵欠打得比裤腰带都长。

——老谷《我爱上那个坐怀不乱中的女子》

这篇作品的叙述者是文中的主人公“我”,按理说“我”除了知道自己所想外,对于其他人的心理活动肯定无法得知,但是,在这段文字中,“我”却对伊女的所思所想了如指掌,他不是根据人物的表情来推测,而是直接深入到人物的内心深处。这里的叙述者 > 人物,采用的是零聚焦模式。

除了这篇文章,还有大量的网络小说采用零聚焦的叙事模式,如《成都,今夜请将我遗忘》《边缘游戏》《第一次的亲密接触》等。在这些作品中,小说的叙述者是一个全知叙述者,就像一个全能的“上帝”,对于任何事件、场景都有着随意进入的特权,甚至可以同时出入不同人物的内心,对他们的心理活动、性格品行烂熟于心;而且,叙述者还可以随时对作品中

的人物和事件发表评论。

网络小说作家弃现代小说常用的内聚焦和外聚焦模式不用,而采用人们极力想改革的传统模式零聚焦,显然是有原因的。网络小说产生于独特的网络空间,“在网上,没有人知道你是一条狗”,网络的自由性,给了网民们肆意喧哗、张扬个性的机会,文学话语权回归到民间。因此,网络作家们在进行创作时,无时无刻不想体现出一个大写的“我”来。作家笔下设计的叙述者,作为作者的代言,就需要无所不知,无所不晓;并且,他需要更多自由,不受任何条件的限制,想说就说,想打住就打住。这样的叙述者,只能在零聚焦叙事中才能实现。所以,网络小说作家偏爱零聚焦叙事模式就不足为奇了。

三、“讲述”方式叙事

“讲述”和“展示”是叙事最基本的两种方式。现代小说理论中,“讲述”是以叙述者作为中介的再现,让叙述者控制着故事,讲述、概括,并加以评论。“展示”是客观的,非人格化的,或戏剧式的,是事件和对话的直接再现,故事被不加评价地表现出来,叙述者从中消失。自福楼拜开始,现代小说作家和评论家都确信,叙事作品中直接的、无中介的议论是不可取的,他们认为,客观的、非人格化的展示这种叙事方式要高于任何允许作者或他的可靠的叙述者直接出现的方法。珀西·卢伯克甚至说:“直到小说家把他的故事看成一种‘显示’,看成是展示的,以至于故事讲述了自己时,小说的艺术才开始。”^{[2](10)}因此,现代小说作家对“展示”产生了某种偏好。网络小说的创作,虽然站在现代的最前端,却逆这种潮流而动,通常采用“讲述”的叙事方式,显示了它的特立独行。

我们来看邢育森《活得像个人样》中的一段:

看着镜子里的那张面孔,我认不出自己。公司的事情可以先放在一旁,我还要上网。网络就是我最最后的家园,在离开家乡的北京,在毕业4年后的今日,我还能每天冲公司那些小姐们笑笑,就是因为这个网。和kisser有个约会,网上的约会。时间就要到了,我他妈的还没吃饭。老板是个典型的资产阶级,把我剥削的只剩一张皮了。最可恨的就是把我痛苦的权利也都剥夺了,只给我留下忍耐和麻木。傻丫的早晚做了他!不吃了。有点成心糟蹋自己,

看镜子就烦,哪里还有什么人样!

在这段文字中,叙述者就是文中的主人公“我”。叙述者用“讲述”的方式讲述人物目前的现状和自己对人生的体会。“我”大学毕业4年,在北京的一家公司上班,工作状况很不满意,人生的惟一乐趣就是上网聊天,谈女朋友,但是又不是正式地交往,不拿它当回事,游戏人生。通过叙述者的讲述,读者能够毫不费力地看到人物的内心世界:颓废、苦闷、悲哀,从而更加真切地理解人物的性格,跟作者一起共同体会这个城市中一部分人的真实的生存状况。

为什么网络作家比较偏爱“讲述”的方式?这与“讲述”的功能有关。第一,讲述的叙事方式更易于作者与读者的交流。在“讲述”的叙事方式中,叙述者可以对他叙述的故事做出各种评论和解释,并且把这些信息传达给读者,从而与读者进行交谈。网络作家生活在一个快节奏的时代,平日里快节奏的生活会让他们感觉到一种深深的压抑,要释放这些压抑,就需要通过讲述与他人分担。因此,他们就会在作品中设计出一个叙述者,通过这个叙述者把自己内心的感受传达出去,如苦闷、哀愁、无奈、荒唐等等。在网络小说中,这个叙述者大多就是文中的主人公,而这个主人公往往就是作者的代言。如邢育森的《活得像个人样》中:“男人女人的笑声。就是这么一个城市!我如此热爱又如此诅咒它!还有和这个城市粘在一起的镜子里的面孔!无耻又麻木,还他妈的一本正经的装绅士。好像中国的白领阶级是以他为代表的,什么玩意。”作者通过叙述者的话语,把自己的内心想法毫不费力地就传达给了读者,读者很容易就读懂了他,实现了心灵上的交流与沟通。

第二,讲述的叙事方式有着行文的便利。在讲述的过程中,叙述者可以控制和驾驭故事,把头绪纷繁的故事串联为一个井然有序的整体,他可以抛头露面对故事的前因后果加以解释,在事件与事件之间穿针引线,从而确保叙事的继续进行。网络小说作家多为业余写手,用慕容雪村的话说就是“我写作纯粹是兴趣化的,不功利。用平常心去写,就为了玩”^{[3](244)}。试想,凭着这么样一种写作心态,他们会专心地去写,去设计故事的开端、发展、高潮、结局,去组织文章的几条线索吗?应该不会。那么,最好的方式就是“讲述”了。热奈特说过:“叙述依附于被

视为纯行为过程的行为或事件,因此它强调的是叙事的时间性。”^{[4](286)}这里的“叙述”其实就是“讲述”,“讲述”的方式能够使叙事保持它的连续性,因为叙述者可以发挥他无所不能的作用,把事情串连起来,使作品成为一个完整的整体。如蔡智恒的《第一次的亲密接触》,就是一个叙述者时刻在活动着,“说到恐龙,又勾起了我的惨痛记忆”……“要介绍‘轻舞飞扬’之前,得先提一提阿泰”……“该让‘轻舞飞扬’出场了”……!^[5]因为“讲述”方式的运用,作者才得以如此天南海北神游一番之后仍然能够继续回到叙事的正题,来讲述“我”缠绵悱恻的爱情故事。

参考文献:

- [1] 普林斯. 叙事学辞典[M]. 巴尔的摩: 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出版社, 1994.
- [2] W.C.布斯. 小说修辞学[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1987.
- [3] 慕容雪村. 成都,今夜请将我遗忘[M]. 内蒙古: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2003.
- [4] 张寅德. 叙述学研究[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9.
- [5] 蔡智恒. 第一次的亲密接触[J/DL]. <http://www.jy.js.cn/literature/content/nettext/wenzai/first.htm>, 2006-03-15.

On “narrative context” in the network novels

OUYANG You-quan, TANG Xiaohong

(School of Chinese Language, Central South University, Changsha410083, China)

Abstract: In narratology, “narrative context” is used to clarify the complicated relations between relater and story in the narrative text. As a new narrative literature, the narrative context in the network novels has three characters: using the first-person narration instead of choosing the third-person narration; preferring zero-focus narration to internal-focus and external-focus narration; the popularity of talking.

Key words: network novels; narrative context; narrative person; narrative focus; narrative means

[编辑: 苏慧]